



第一季  
01



# 飞血

百变魔女池灵筠继

《桃妆》《宫砂泪》《桂宫》  
巅峰巨制神话

新浪微博10万粉丝共鸣，“飞系列”主编哄抢的连载好文  
唐七公子、匪我思存、十四郎三大天后提名互动

你我之间，  
仿佛隔了千万年，  
每一年比这一生都要长。

池灵筠 著  
他的胸口痛了千万年，永远治不好  
她的心里住着一人，再也忘不掉

珠海出版社



# 云血

池灵筠 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仙血 / 池灵筠著. -- 珠海 : 珠海出版社,

2011.6

(陌上花开系列 / 苏瑶主编. 第2季)

ISBN 978-7-5453-0618-7

I. ①云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6133 号

## 陌上花开第二季 之 云仙血

© 池灵筠 著

责任编辑: 潘杜鹃 曹力鹤

装帧设计: 刘 艳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16

印 张: 66 字数: 72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20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618-7

定 价: 79.20 元 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魅丽出品 必属精品

目录 contents YUNXIAN XUE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子             | 001 |
| 第一章<br>昆仑遗珠云有泪 | 003 |
| 第二章<br>月老姻缘醉玉琼 | 029 |
| 第三章<br>结庐人境羨桃夭 | 059 |
| 第四章<br>锦云遮，陌上霜 | 093 |
| 第五章<br>沉锦锁心玉   | 119 |

# 目录 contents

YUNXIAN XUE

## 第六章

浮云散露意

145

## 第七章

忘川彼岸荼蘼

171

## 第八章

魂梦回情天清浅

201

## 第九章

风残霜清且歌

231

## 尾声

采菊东篱·悠然

253



X  
U  
U  
N  
A

## 引子

天河，如一条半透明的银纱悬在深蓝的夜幕中，横断苍穹。

天河之东，有织女三星，一为纤云宫，二为纺云阁，三为望夫台。

望夫台内住着一位被囚禁的上神，她是千万年以前织女三星的主人，天界第一位天琴星君。她的名字已经在年岁中被遗忘了，她的等待却永远没有尽头。年复一年，她翘首望着天河西畔。

天河西畔是牛郎星，牛郎织女的传说便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只是凡人不知道，织女星里面住着许多云仙，以纺云织霞为职。且这里的主人不叫织女，而叫天琴星君，能驾驭云霞，掌控日出日落的天景。

晚来朔风凛凛，一剪单薄的身影渐渐攀上望夫台，拖着极长的艳丽裙尾，犹如一片彩霞翩然而上。她有一双纤手，指如葱根，轻轻拎了拎裙摆，转眼便上到了望夫台的顶端。

“上神，你等的那个人，他爱你吗？”她微微哽咽。

“今日天界大喜，天琴星君怎么未去赴宴？”那上神渐渐转过头来，含笑望着这位艳绝六界的天琴星君。

“我久病不愈，离大限之期不远了。去不去，都无人在意的。”

“或许有的。”上神朝东边信手一指，一只大鹏扶着夜风疾速飞来，稳稳当当落在沉锦身后，几乎与她齐头高。沉锦伸手在它颈上摩挲了一阵，皮毛底下烘出一阵温暖，几乎让她落下泪来。

“觅风。”她抽泣着，用脸颊贴着它的脑袋，温柔而低声道，“觅风，只能拜托你了……我时日无多，只能拜托你了。”

大鹏微鸣一声，尖锐却带着一丝沙哑。

“天琴星君——”一名女信在望夫台下高呼，“有位小仙来闹纺云阁，说要拜师。”

沉锦倾着身子垂眸往台下望去，“我已无心收徒，素鸾，你将继承天琴星君之位，这些事务都由你做主。”

女信一直仰着头，面露难色：“可是……纺云阁从不收男弟子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“男弟子？”沉锦稍作思索，抚了抚觅风的头，“走，我们回去看看。”

大鹏展翅，驮着沉锦滑翔而去。

纺云阁前的阶梯上，横躺着一位唇红齿白的仙童，他的嘴一动一动，像是在嚼什么东西，手里抓了五彩丝线飞快地编着花结。他有一双极灵巧的手，修长的手指将着彩线上下翻动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沉锦一步步走近，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双手。先惊诧了一瞬，又微微蹙了眉，最终化成一抹幽深的笑意，启口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仙童嘻嘻笑着一跃而起，冲沉锦调皮地眨眼，答道：“恬墨。恬静的恬，墨水的墨。”

沉锦问：“为何想要当云仙？”

“我不想当云仙。”仙童将手里已经编好的花结递给沉锦，嬉皮笑脸道，“我要当天琴星君。”

在场的云仙们都为之一怔，又担忧地打量沉锦和素鸾的神色。

沉锦望着小仙童那对乌黑的眸子许久，积郁累月的心境在一念之间豁然开朗。她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，虽带着病色，却仍旧灿烂得令星月无光。沉锦举起那只精致的花结，向着众人朗声道：“本座将破例收男徒入门，从今往后，恬墨就是本座的关门弟子。”



## 第一章

昆仑遗珠云有泪

半天的晚霞幻紫留金，宛如一匹浓淡相宜的绸巾悬挂在天际，遮住了落日。

一抹紫金余光扫在“归心阁”的木匾上，将那墨黑的字染上了别样的色彩。地面一尺笼着淡淡的雾气，依稀看得见汉白玉的地砖，一块接一块极其平整。这仙雾也被晚霞染上了淡淡的红，好像三月里蟠桃园的桃花，一团团的粉红连绵不绝。

归心阁里里外外尽是由桃木所造，因为桃木质密细腻，散着清香，最重要的是能镇灾避邪。这都是若菰听师父说的，其实神仙哪里需要避邪，尤其像他们这种专事降妖除魔的神仙。

一阵大风刮过，若菰双髻上的飘带与臂弯里的披帛一齐飞扬，一时之间连天边的云彩都在翻腾，叫人眼花缭乱。一只青灰色大鹏稳稳落地，化出人形，风渐渐止了。那大鹏化成的男子身躯挺拔、魁梧，双目炯炯。他双手拎着流星大锤，朝坐在藤架下的少女轻声问：“若菰，怎么还在这儿？”

若菰揉了揉眼睛，手不停翻着册子，执拗道：“觅风，我不走，我要留在天界。”

“你为何就是不想回昆仑？”觅风半眯着眼，轻叹道，“天界有什么比得上昆仑？”

若菰白嫩的手顿一顿，不一会儿又将册子翻了一页，答：“昆仑好冷清。”她想了许久，只能以冷清来形容昆仑，虽然曾经有人告诉她，昆仑是寂寞的，但是她无法理解寂寞是种怎样的情感。

两千年以前，她和觅风在昆仑山顶相依为命，那里除了风雨声，几乎什么也没有。她是一株香草，长在疏圃池边的玉阶上，能从玉石里长出来的草，大概天地之间也唯有这一株了。若没有觅风的保护，她这样弱不禁风的小草活不了几千年。在遇见师父以前，她以为自己只是株野草罢了。

“喏，这个好不好？”若菰举着大册子给觅风看，“门神。”

觅风神情淡淡的，没有反应，兀自望着西天的晚霞。

若菰合上册子，自顾自念道：“好吧，你默许了，我们就去当门神。”他们在天界修行了两千年，飞升成上仙了，若不回昆仑做散仙，便要留在天界做神仙。若菰抱着大册子往屋里走，去找师父说，她要当门神，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女门神。

归心阁里头渐渐暗了下去，若菰朝莲花灯座弹指一挥，那灯座上几颗圆滚滚的夜明珠霎时亮了起来，不是火光却胜似火光。她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没瞧见半个人影，一寻思，便驾了朵云飞上楼顶。

以琉璃斜斜铺就的屋顶在晚霞中泛着粼光，身披袈裟的罗净看似在打坐，实则痴痴望着天际发愣，狭长眼眸中闪过变幻莫测的霞光。直到若菰将他的视线挡住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语气平和地问：“这一次考虑得怎样？”

“师父，我不走。”若菰将名册打横举起来，“我可以去当门神。”

“门神？”罗净望了望册子上画的张牙舞爪的门神，再对比眼前绑着双髻的清丽少女，不禁失笑，“自古以来，哪里有女仙去做门神的？”

若菰一本正经道：“甜馍馍都可以当云仙，我怎么不能做门神？”

罗净陷入沉思，菱唇紧抿。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去昆仑做散仙哪里不好？天界又哪里值得你留恋？”

若菰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双手举着册子一动不动，执拗道：“我要当门神。”

“此事，待我去与青龙神君商议。”罗净淡淡答道，而后起身拂了拂袈

袞，驾云而去。

若菰散了祥云，缓缓落在屋顶上，坐在方才罗净打坐的地方，尚有余温。她用指尖在琉璃上摩挲，画着圆圈。这是她在昆仑养成的习惯，无所事事，便抬头望着觅风在空中绕圈，它绕一圈，她就画一圈，然后数着他们究竟在昆仑过了多少年。直到有一年，她遇上了罗净。

那一年天帝寿诞，众神驾临昆仑为天帝祝寿。疏圃池里金水漾漾，倒映出天上的七彩云霞。那万千云气彩霞急剧纠缠着、变幻着，像是九天之外的风都涌了下来，将昆仑团团裹住，呼呼作响。

若菰乘着大鹏从空中疾速冲下来，跌在金色的池水里，胖墩墩的身子在水里打了几个滚儿，爬起来仰着头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云为何都变了样子？”

觅风低鸣两声，挥着巨翅飞走了，洒了若菰一脸水珠子。若菰抹抹脸，继续仰头望着那不同寻常的天空。池里的一条得了道的老锦鲤浮出水面，呼哧呼哧道：“天帝寿诞，众神下凡。”

瞧这天色，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，连觅风都躲到几里之外去了，若菰一声不吭，“哧溜”躲进了真身——疏圃池边的一株草。

金水从疏圃池中缓缓流出，绕昆仑顶三周，渐渐变成了丹水，流入绛珠河。这是不死水，凡人饮一口都能青春永驻。一名仙童一面沿着绛珠河往上走，一面乐颠颠地舀着水喝，一直走到了疏圃池，那仙童眼前一亮，疏圃池边的玉阶上竟然长了一株草。

从玉石当中长出的草，当真是稀罕之物。他扑过去逮着那草仔仔细细琢磨了个遍，最终认定这草绝非俗物，于是一鼓作气拔了它，正要塞进口里，远远有人叫唤：“墨墨！墨墨，你怎么如此顽皮！”

仙童将草藏入怀里，转过头去嘻嘻笑道：“星君，我方才驾云的时候出了岔子，就落到了昆仑山脚。”

那天琴星君穿着五彩衣裳，翩翩然腾云而来，一招手便将仙童揽了上去，转身飞走，一路念叨：“真不知师父为何收了你，真是不省心的孩子！不省心啊……”

若菰在恬墨怀里被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不敢妄动，只暗暗记住这拔了她真身且想吃了她的家伙叫做“馍馍”。她未曾亲眼见过馍馍，不过曾经听老锦鲤

说过，那是凡人的吃食，长得白白胖胖，热的时候软乎乎、冷的时候硬邦邦。这世上的稀罕事真多了，连馍馍都可以修成仙。

圣殿里很是热闹，仙人们的坐席环绕几圈，白玉案上金银器物盛满了各式精美佳肴，仙女们穿梭于席间，翩翩起舞，香芬弥散。若菰早看厌烦了的碧树银台，此时显出一种别样的新鲜感，她千年来从未见过这样繁盛的场面。这回终于长了见识，原来天上的神仙是这般富态。

也不知这宴席要开到何时，若菰索性睡了一觉，再醒来时，眼前出现一个奇怪的神仙。那神仙没有头发，披着刺眼的红黄衣裳，手里拄着一根金杖。可是他长得十分端正，菱唇一开一合，严厉道：“恬墨，你怎能私自摘取昆仑的仙草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果然是仙草？！”仙童的声音显得很兴奋，“吃了它能长几年道行？”

若菰仔细一听，周围空旷而寂寥。

“这草名为若菰，是一种香草，想必是在昆仑饮仙水喝精露，吸纳天地之灵气，修成了小仙。”说着，那奇怪的神仙弹指一挥，将若菰从真身里逼了出来。

一阵轻烟腾起又散去，一个胖墩墩的小丫头呆坐在地上，瞪着圆溜溜的眼睛。

恬墨惊得张了半天嘴，然后凑上去嗅了嗅，眯眼笑道：“果然很香。”

若菰歪着头打量他，这馍馍长得很白，但一点都不胖，修长的四肢，很有仙风道骨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灿若星辰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恬墨捏捏她肉嘟嘟的脸。

若菰斜斜瞥了眼捏自己脸的那只手，手指如葱根、肌肤细腻，似是玉雕的一般。

见她木木的没反应，恬墨继续说：“我是恬墨，纺云阁的云仙，这位是驱魔神僧罗净大师。”

若菰仰着头环顾一周，仙雾缭绕，高高的柱子耸入青天，四周都是金石刻画，极陌生。她从地上慢悠悠地爬起来，仰头瞪着高高在上的神僧问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罗净望着她的眼睛，恍惚了一下，答：“天界。”

“天界？”若菰又歪头看着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恬墨，“是你拐了我？”

恬墨眼角抽了抽：“拐？”

若菰口齿含糊道：“有邪恶的坏神仙拐了小仙去炼丹。”这是老锦鲤告诉她的，若没有觅风的守护，她早就被人拐走了，就好像现在这样。

恬墨苦着脸，摊手道：“本仙玉树临风、冠绝天界，如何在你眼中就成了邪恶的坏神仙？也罢，大不了我送你回昆仑去。”

“慢。”罗净伸手摸着若菰的头，闭目感应了一阵，“她体内潜藏了很强的元神，或许可以留在天界修行。”

“大师要收她？”恬墨直直盯着罗净。

若菰鼓着腮帮子想了会儿，天界比昆仑热闹，神仙也富态许多，这样很好。于是她扑通跪了下去，对着罗净拜了拜，大声喊道：“多谢师父！”

恬墨鄙夷地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，嘀咕着：“这么个胖呆丫头，还挺会见风使舵的。”

罗净俯身拎了若菰起来，微微一笑，“你叫若菰？”

若菰点头如捣蒜。

恬墨惊叹：“大师法力如此高超，连她的名字都能算出来？”

罗净淡笑答：“猜的。”

“墨墨！”一团五彩云锦飘然而至，一双白玉素手将恬墨牢牢拽住，“你又乱跑，从昆仑上来就不见影儿了！”

罗净双手合十，问：“素鸾，形色匆忙有何要事？”

“听闻南天门出乱子，我怕又是墨墨在惹是生非。还好还好……”素鸾连连摇头叹气。

“哦？待我去看看。”罗净腾云而起，顺便捎上了若菰。素鸾也带着恬墨尾随而去。

南天门，狂风大作，云雾乱卷。

只见一只大鹏扇动着遮天双翼与天兵搏斗，那双翼威力极大，险些将门柱撞垮。

若菰蹲坐在罗净脚边，指着那大鹏大叫：“觅风，是我的觅风！”

恬墨探头细看，顿时手舞足蹈，“是觅风！师父的坐骑！”

素鸾闻言，惊呼：“住手！他是天界神兽！”

罗净手挥金杖，一道光劈过去，将大鹏鸟用束身咒定住。天兵都歇了打

斗，在一旁气喘吁吁。

素鸾急急赶过去，抚着大鹏的脖颈，“你终于回来了。为何要走？即便没有她，我也会待你很好的。”

大鹏沉默着，只是撇头望着一旁。

若菰从云朵上滚下来，挥着胖乎乎的小手臂摇摇晃晃走到大鹏跟前，一屁股坐在它翅膀上，嘴里嘟嘟囔囔：“觅风，我们留在天界做神仙，我已经拜了师，你也来拜拜。”

素鸾指着那胖墩墩的小丫头，惊愕地问：“你是谁？如何识得觅风？”

若菰仰头望了望这位五颜六色的天琴星君，眨着眼答：“我是一株草，它是我养的鸟。”

“这么说，它是来找你的？”罗净反问。

觅风张了张尖长的喙，叫了几声。

罗净淡淡望着大鹏，道：“上古神兽，因被愚困，久不得道，无法脱离苦海。不如留在天界修行，我可助你一把。”他狭长的双目、清寡的声音，似乎都带着魔力，叫人无法抗拒。从此，若菰便带着觅风拜了罗净为师，在天界潜心修行。

觅风本就是神兽，经过点化之后很快化出了人形——堂堂正正的男子，顿时叫若菰刮目相看。当时她还是个小仙童，不过四五岁的样子，而觅风的样子足可以当她的爹了。为了不让觅风和她在一起形同父女，若菰逼迫他变回真身，然后乘着他在天界游荡。能驾驭神兽，尤其是已经化出人形的神兽，需要极高的道行，譬如天帝、天后、西王母和瑶池圣女。

若菰成了天界的异类，除了能驾驭神兽以外还有个原因——她面无表情。恬墨说，凡人管这样的叫面瘫。不过罗净的解释若菰更容易接受，他说她的七情六欲被封印了，所以不懂喜怒哀乐。若菰并不觉得喜怒哀乐有多重要，随便是做人、做妖还是做神，懂得知恩图报就够了。

就好像现在，她的修为都是罗净给的，所以当然要留在天界，还报师恩。

踏着万千霞光，若菰捧着偌大的仙偈册飘然北去。双髻上的飘带与肩后的披帛一齐扬在空中，纵是面无表情，那粉雕玉琢般的脸孔也叫晚霞都失了颜色。

进了青宫，若菰避开正殿，绕着蹊径而行，直入北殿。一行行仙格环着殿

中央的大鼎，十万金简玉札置满了格子，尽是仙簿录，记了各路神仙的玄名年月及道行深浅。

领仙玉郎正在仙格上头翻找东西，眯着眼透过仙格的缝隙一看，笑道：“我道是谁这会儿才来，我家菰儿哪！”

“上神，我来还仙倌册。”若菰腾云而起，将沉沉的册子递还给领仙玉郎。

“要不要再换一本？天界如此繁多的神位，总有适合菰儿的。”玉郎接过名册，趁机托着若菰的手好一阵感慨，“转眼间，小胖墩儿长成仙女了，越来越不像我，真是愁煞人也。”

“愁什么？”

“自然是你的婚姻大事！”玉郎捋一捋白须，“虽说天界遍地都是神仙，但也得分出个好赖不是？好似那个玉衡星君，真几个要不得。”

若菰晓得玉衡星君的师父与玉郎上神有过节，不过那已经是六万年前的事了。若菰对婚姻大事毫无看法，对玉衡星君也不便发表言论，只道：“我要当门神，已经同师父说了。”

“门、门神……”玉郎脚下一踏空，从高高的木梯上滚了下去，“砰”的一声摔趴在地上。若菰忙飞下去搀起矮矮胖胖的玉郎。玉郎扶着腰，哀声道：“我的好菰儿，你可是水灵灵的女娃，怎的想去当门神？”

若菰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甜馍馍是男仙，都可以去织女星当云仙，我怎么能不当门神？”

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男仙拜入天琴星君门下，那织女三星里清一色都是女仙子。不料馍馍横空出世，成了第一位男云仙。尽管当初沉锦收他为徒是一桩奇事，好在他颇有天分，旁人纵然惊讶也并无微词。

因此，她要做第一位女门神也不算逾越天规，毕竟有先例了。

“那……那墨墨是上一任天琴星君的关门弟子，况且男娃当云仙也并无坏处。”顿了顿，玉郎又捋着白须，一副家门不幸的语气道，“勾了天界不少女童去当云仙，如今十个仙女里头就有六个云仙，这好端端的青天被她们的云彩挂得花花绿绿，愁煞人也。”叹完家门不幸，玉郎又道，“只有神魔井缺门神，难不成你要去那儿？”

若菰道：“神魔井在蟠桃园的北面，又清净又自在。”

“清净是清净……可未免太清净了点，没有机会结识仙人。”玉郎愁眉苦

脸，没机会结识仙人，亦没有机会让天界众神见识见识他家荪儿的美貌。想他领仙玉郎当年一眼相中那痴痴呆呆的胖墩儿丫头便要收为弟子，被众神取笑，如今她出落得这样标致，也算令他扬眉吐气了。可惜这丫头越大越孤僻，成日躲在归心阁里跟着那大和尚诵经念佛，要么就在蟠桃园舞刀弄枪，天黑了才肯出来。

“上神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若荪突然说道，不等领仙玉郎答话，转身飞出了青宫。玉郎无奈摇头，小声嘟囔着：“躲什么？若真比起来，你还胜她几分。”

不一会儿，梵心驾着五彩云款款行来，极长的裙摆在空中逶迤，仿佛一道虹。

玉郎高坐在仙格的顶端，笑呵呵问：“殿下，怎么想起来看望老身了？”

梵心挑了挑一双黛眉，阴阳怪气地问：“若荪在这里吗？有人看见她进来了。”

“刚走。”

“真无趣。”梵心撇了撇嘴，“本想让她看看我的新衣裳。”

“哦？”玉郎细细打量她一番，“这是墨墨新织的锦缎。”

梵心昂起下巴，眯眼笑道：“这是他送我的生辰礼物。”

“殿下生辰近了啊，老身都过糊涂了。”

“上神糊涂不要紧，若荪可不糊涂，她还欠我一份生辰礼物。躲得了今夕，躲不过明朝。”梵心懒懒说罢，挥一挥手，带着几名侍女扬长而去。

青宫外的云河里，若荪探出脑袋张望了一圈，梵心已经走了。入夜时分，周遭静悄悄的。她也不必再躲着，从云河里拢了团云雾腾着往西边飞去。梵心是天帝的独女，生了一副好皮囊，自小习惯了旁人的艳羡与殷勤，愈发不可一世。若荪见她便躲，总不想生出是非来。

天河之东，纤云宫矗立在深远的黑暗中，被银色的天河水映得通体发亮，仿若银铸。不远处的纺云阁灯火通明，不时飘出嬉笑之声。但凡有恬墨之处，必然少不得仙女们的娇笑连连。

若荪轻落在纤云宫的后院，脚下一大片龙须草随着披帛掠起的风轻轻摇曳。这都是恬墨种的，他说龙须草既美观又实用，说话的时候他嘴里还一直嚼着它。若荪始终不大明白，甜馍馍是四脚蛇，怎么会是食草动物？不过这样也

好，给了她某种警戒，在天界食草的比食肉的多，于是若菰将自己的真身藏得极隐秘，两千年了，甚至连觅风都找不到。

天河边夜风朔朔，若菰仰头望着高高的望夫台，听说那里住了一位上神，只是无人见过。伴着一缕若有若无的轻笑，恬墨出现在了她的身后，指尖自她脸颊拂了拂，一副恣意轻佻之态，“想见我大可去找我，也省得在冷风里苦等，让人怪心疼的。”

若菰对他的话一向不予理会，开门见山道：“甜馍馍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
恬墨颀然道：“我叫恬墨，恬静的恬，墨水的墨。不是馍馍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已经讲过几千遍。”若菰睨着他指缝里的龙须草漫不经心道。众所周知，他既不恬静，肚里也没几滴墨水。直到他将那草递进口里嚼了嚼，若菰接着说，“甜馍馍，你必须帮我。”

“是恬墨！”恬墨纠正道，然后又恨铁不成钢似的瞪着她，“什么忙？”

若菰慢慢吞吞、不冷不热道：“梵心的生辰近了，你知道，她上回跟我讨生辰礼物……”

恬墨飞快接话：“让觅风当她一天的坐骑。”

若菰点点头，认真道：“我不能让觅风当她的坐骑，一天也不行！”

“为何？”恬墨捋捋鬓发，叹道，“说起来，那觅风是我师父的坐骑，等我将来继承了星君之位，也就是我的坐骑了。”

“觅风不是物，他也是上仙，与我们是一样的，为何要充当坐骑？”

恬墨早已嫉妒了多年，酸溜溜道：“你不是整天骑着他飞来飞去吗？”

“那是他驮着我，不是我骑着他。”

“有何分别？”

“他愿意驮着我，而我不愿意骑着他。”

恬墨一手支着下巴，完全没了言语。她总是可以驴唇不对马嘴令人哑口无言，话里却好似藏了那么几分禅机。总之，她是异类。恬墨倚着一株玉树念叨：“梵心的脾气你也知道，我哪有那个本事劝得了她？”

“你总是有办法哄她高兴，我不担心。”若菰耸耸肩，“你帮我忙，我也会报答你的。”

恬墨抿唇盯着她，那对灿若星辰的眼睛里生出几丝邪意，低声坏笑道：“那你给我笑一个作为报答？”